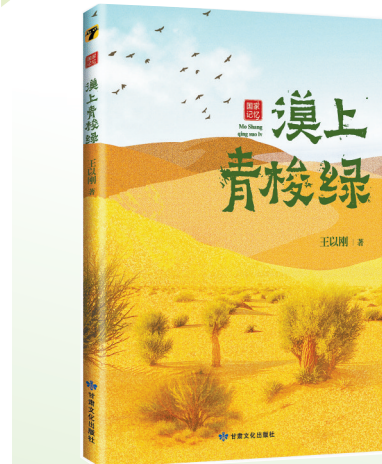


甘版图书



在各自的路上闯荡,即使不被理解,也始终守着朴实的道理和规矩,用沉稳刚毅的担当撑起整个家。父亲的这份沉稳与刚毅,既来源于在风沙中磨砺的生活经验,更源于身为家庭顶梁柱的责任意识。

作者也客观表明,父亲毕竟是一个农民,思想还是很保守,让人物形象更真实可感,也为后文父亲顺应时代、退居幕后埋下伏笔。

狗蛋从小成绩优异,始终将家庭放在核心位置,最后带着乡亲们的希望离开了沙城县。只是他的离开不是对故乡的彻底告别,而是换了另一种方式,利用在外的所学所得探索家乡建设的新出路,最终创立了“互联网公益治沙模式”。相比之下,东子的形象更加丰满一些,他的成长经历了更多的冲突和坎坷。在原生家庭,因为上学的问题,因为经营理念的问题,东子与父亲多次发生冲突。自主创业后,他紧跟政策大胆尝试,创办

□ 张 婧

了一家农业公司,“大刀阔斧地大步前进”,虽然因各种不可抗力因素暂时陷入困顿,但他的身上始终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,总能从逆境中抓住机遇,找到生路。他创立了“生态产业化治沙模式”,用共同致富的信念赢得了村民们的信赖与支持。

梭梭应该是本书的精神意象,它耐旱、抗风沙,看似纤细柔弱,却能在荒漠深处扎下根须。狗蛋与东子,如同梭梭树上并肩生长的两根枝杈,朝着不同的方向奋力伸展,根却牢牢扎在同一片土地上。他们都很勤奋、刻苦,都能够直面生活的苦难,不管身在何处,都能坚守本心,大有作为。

狗蛋兄弟俩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父亲的两种期盼,抑或无数普通人的两种人生缩影:一个承载着父辈的希望,走出故乡;一个扎根故土,坚守着所有人都在惦念的那片土地。

“努力读书,要走出去。”藏着父辈们最朴素的期盼。包括文中四墩镇的村民们在与东子商议农产品价格时,屡屡提及家庭收入对于子女受教育的重大影响,更让人读懂:父辈们每年在风沙中埋头种下的,不只是庄稼的种子,更是对儿女们的殷切期盼。

“哪辈子人,也不能不要自己的家乡啊!”狗蛋母亲的这一句感叹不知说出了多少人的心酸与无奈。年少时,对于拼命读书,走出故乡虽觉艰难却意志坚定,此时读完《漠上青梭绿》,心里便有一种释然,或许读书不是为了逃离,而是为了有能力让故乡变得更好。

作者在书中运用了大量的方言,“鬼天爷”“一搭里”“抽抽”“半晚夕”“喧慌”“铺卧”“倒灶”“哈数”……让人倍感亲切。读这本书的时候,我常会产生一种错觉,仿佛不是在看文字,而是在听人说话。作者的每一次场景描写,也让我仿佛身在其中:跟着东子收购农产品、和乡亲们喝酒吃羊肉,还一起养“沙漠枸杞土鸡”、品尝蜜瓜、种下一棵棵梭梭树,故乡的变迁在书中的文字里,在我的眼前逐一呈现。

从被动抵御风沙、在困境中艰难维系生计,到积极投身治沙事业、以产业振兴家乡;从拼命走出去,到主动走回来,小说既呈现了几代人的精神蜕变,也完成了从祖辈以苦力治沙到当下智慧治沙、全民参与的跨越。书中的每一处场景描绘、每一份情感流露、每一次艰难抉择,都好似一面镜子,清晰映照出几代人的成长历程。阅读过程中,我不断看见故乡的影子、听见熟悉的乡音、感受到刻在当地人骨子里的倔强与希望。它不仅让我重新理解了治沙的艰辛与意义,更让我对这片土地,有了更深沉、更滚烫的认知。

(《漠上青梭绿》,王以刚著,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)

本文配图:
①大漠绿洲,水鸟乐园 李 军
②铺草筑绿保生态 刘怀裕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是流淌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基因,是镌刻在岁月长河里的文明印记。二十四节气,作为古人观天象、察时令、顺自然的智慧结晶,被誉为“中国的第五大发明”,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。近日,天津资深媒体人张治编著的《四时津彩——印在二十四节气里的沽上丰韵》,作为“四时系列”第二部力作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。该书以二十四节气为经纬,以津沽大地为底色,将中华节气智慧与地方人文风情深度交融,既是一部地域文化的全景图鉴,更是一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彰显文化自信的诚意之作,为读者打开了一扇读懂节气文化、领略津门风韵、传承中华文脉的全新窗口。

二十四节气,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时间体系,是先民敬畏自然、顺应天时、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。从立春万物萌发到大雪岁暮天寒,二十四节气串联起四季轮回、时序更迭,承载着农耕生产、民俗风情、饮食养生、文化审美等丰富内涵,早已融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生活日常。《四时津彩》立足文化本源,顺应时序讲物候、说习俗、谈事理,让读者在平实的文字里体会“天地有大美,四时有明法”的东方意趣。书中不仅系统阐释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由来、历法内涵,更把藏在节气里的诗词典故、民间谚语、文化寓意娓娓道来,让读者在阅读中真正读懂“顺应自然、天人合一”的文化内蕴。

二十四节气绝非尘封的文化符号,而是活在当下、融入烟火的生活方式。《四时津彩》最可贵的地方,就是把千年节气智慧“放进”天津这座城市里,以海河为主线、以运河为脉络、以城市为载体,让节气智慧在津沽大地落地生根、活色生香,生动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“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”的深刻内涵。天津作为“因河而生、向海而兴”的魅力之城,坐拥600余年建城史,兼具河海文化、运河文化、民俗文化、红色文化与工业文化,多元交融、底蕴厚重。书中以节气为纽带,将天津36处人文景观、32项非遗技艺、50种津味美食悉数囊括,让每一个节气都成为读懂天津的文化密码。

立春时节,品读古文化街的历史厚重,感受“津门故里”的文脉绵长,领略民俗的鲜活魅力;惊蛰时节,漫步杨柳青古镇,欣赏木版年画的古朴典雅,传承运河文化的千年底蕴;春分奔赴北大港湿地,见证生态之美与自然之韵;清明瞻仰遗址遗迹,传承红色基因、赓续精神血脉;夏至时节,探寻天津工业遗产,感受百年工业文明的发展历程;立秋时节,漫步解放北路金融街,品读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传奇;霜降时探访李叔同故居,感悟文人风骨与传统文化的交融共生;冬至时走进新疆博物院,见证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佳话……一书在手,仿佛穿行于天津的四季街巷,于节气流转间触摸城市文脉,于烟火气息中传承传统文化。

非遗是活着的历史,也是城市生动的文化印记。书中细致呈现杨柳青年画、泥人张、风筝魏、津派旗袍、汉沽飞镖等非遗技艺,讲述匠人坚守、匠心传承的动人故事,再现传统手工艺的精湛技艺与文化内涵;深度解读各种非遗技艺,传承中华医药、传统美食的文化根脉;生动记录天津相声、津派曲艺等艺术瑰宝,彰显中华传统艺术的独特韵味。书中以笔墨为媒,让非遗走近大众,让更多人感受传统技艺之美、传承非遗之魂,筑牢文化传承的根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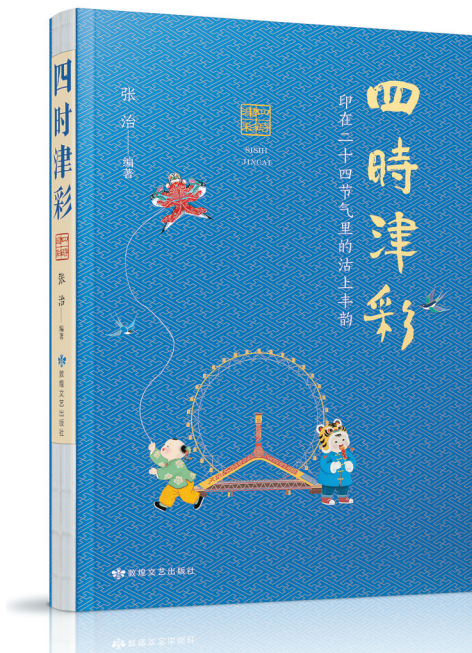
饮食最见人间烟火,节气吃食更是中国人的生活哲学。《四时津彩》顺着节气写美食,把“不时不食”的传统落在一餐一饭。立春咬春、雨水品鲜、清明食素、小满尝海鲜、夏至吃过水面、白露品河蟹、大雪喝羊汤、冬至包饺子、大寒泡腊八蒜……每一种味道都对应时节,每一道吃食都连着习俗。书中不只写风味,更讲来历与寓意,让美食成为传承节气文化、延续中华饮食传统的载体,读来既亲切又暖心。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,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,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。《四时津彩》以二十四节气为桥,连接传统与现代、联通文化与生活,让千年节气智慧在当代焕发新生。我们品读的不仅是天津的四季风物、人文风情,我们感悟的不仅是节气流转的自然之美、生活之趣,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、源远流长。愿更多读者捧起此书,在四时流转中传承节气文化,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、生生不息,让文脉之韵、文化之美,浸润每一个人的心灵。

(《四时津彩:印在二十四节气里的沽上丰韵》,张治编著,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)

□ 田 园

二十四节气里的文化根脉



书 评

读杨有年新近出版的文集《走出鬼谷》时,一股浓郁的黄土气息扑面而来,仿佛站在山坡上,看风从草尖掠过,听远处牛铃声,心便随之沉静下来。

这部文集由70篇散文、16篇短篇小说和2篇中篇小说组成,分为“铺满野花的草地”“黄土地的故事”和“走出鬼谷”三辑。

在作者的散文世界里,文字如风拂过黄土高原的沟壑,带着粗粝的温度与深沉的呼吸。“铺满野花的草地”一辑,不是一幅轻盈的田园画,而是一幅用岁月之刀雕琢出的生命图景。其中,《西部人家》《陇中这地方》《窗花》《石磨》《成熟的麦田》等篇章,像一串散落于黄土褶皱中的珍珠,每一颗都映照出土地与人心的光泽。

《西部人家》开篇便是一幅剪影:窑洞依山而卧,炊烟袅袅升起。那里的人,脸庞被风沙雕琢得如同山岩,眼神里却藏着温润的光。他们不善言辞,却用一瓢清水、一碗杂粮,将人情的厚重煮进生活的汤里。《陇中这地方》是一首

书 评

地理与命运的交响曲。他写一场久旱后的细雨,写人们仰面承接雨滴的神情,写老农蹲在田埂上抚摸庄稼的手指微微颤抖——那不是喜悦的颤抖,而是人们与命运长久对峙后的和解。《窗花》是整部散文集中最柔软的一笔。在寒风凛冽的冬夜,窗花贴在糊着麻纸的木格窗上,烛光一照,影子便在土墙上跳起舞来。那是一种贫瘠中的浪漫,是被生活压弯了腰,却仍要抬头看花的倔强。《石磨》写的是循环的劳作,是沉默的奉献,是乡村生活中最朴素的哲

学——一圈一圈,不疾不徐,磨出生活的本味。在《成熟的麦田》中,金黄的麦浪在风中起伏,像大地的呼吸。收割的镰刀划过麦秆,发出沙沙的声响,那是季节的私语,是农人与土地的约定。

杨有年的小说创作扎根于黄土高原的深厚土壤,以朴素而深沉的笔触,描绘出一幅幅真实生动的乡土画卷。“黄土地的故事”一辑,在《山梦》《卖牛》《看秧歌》等篇章中,刻画了“五更”“李老汉”“根舍”等极具典型意义的农

民形象,这些黄土地上真实的普通人,他们的挣扎、妥协、希望与失落,构成乡村社会鲜活的现实图景。

“走出鬼谷”一辑以深沉的笔触、凝练的语言和极具张力的叙事结构,勾勒出一幅幅乡土社会的精神图景。其中,中篇小说《探亲》《走出鬼谷》不仅在人物塑造上各具神韵,更在命运书写中折射出时代洪流下个体的挣扎与觉醒。

《探亲》以吴河汉与双秀为核心人物,构建了一个充满伦理张力与情感纠葛的乡村叙事空

间。吴河汉的形象极具典型性——他背井离乡多年,归来探亲,却在亲情与尊严之间陷入两难。作者深入其内心,尽情展现了其沉默、隐忍的生命质感。

《走出鬼谷》则是一次更具象征意味的精神突围。小说中的丑旦与雪叶,是两个在命运泥沼中奋力挣扎的人。丑旦外貌平凡却拥有纯净的良知与坚韧的意志。他生于“鬼谷”——一个山村,却始终不甘于被命运定义。他的“走出”,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迁徙,更是精神层面的觉醒与超越。总之,杨有年的小说,不是对现实的简单复制,而是对人性的勘探与剖析。

(《走出鬼谷》,杨有年著,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)

